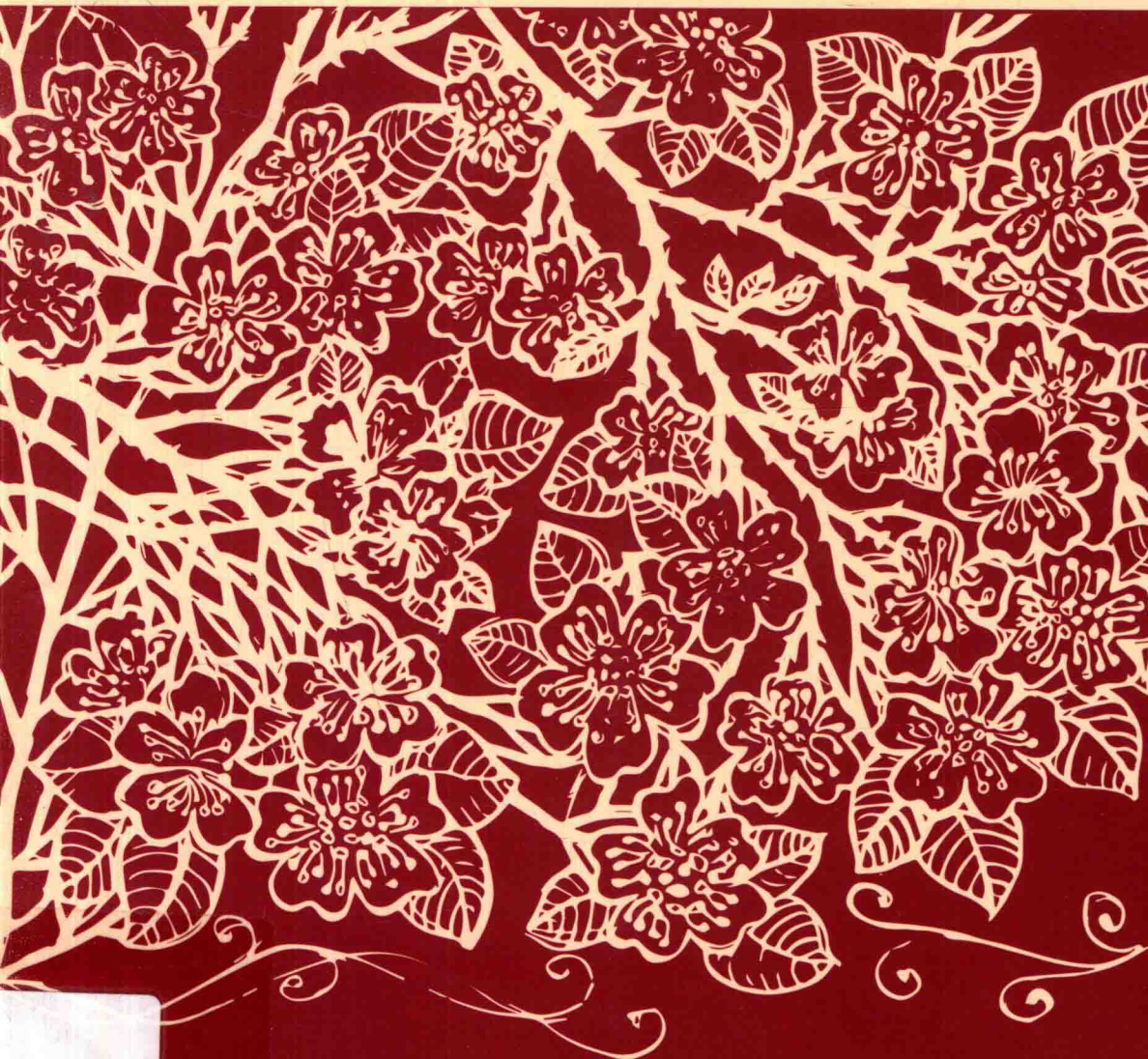


全民
閱讀
精品
文庫

李子红了

祁海涛 /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全民
閱讀
精品
文庫

李子红了

祁海涛 /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子红了 / 祁海涛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71-1482-6

I . ①李… II . ①祁…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3033 号

责任编辑: 马晓冉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5.25 印张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ISBN 978-7-5171-1482-6

山东文登县毕氏妇，三月间浣衣池上，见树上有李，大如鸡卵。心异之，以为暮春时不应有李，采而食焉，甘美异常。自此腹中拳然，遂有孕。十四月产一小龙，长二尺许，坠地即飞去。到清晨必来饮其母之乳。父恶而持刀逐之，断其尾，小龙从此不来。

——清·袁枚《子不语》

上 部

—

吃过抓“秋膘”的饺子，过了“立秋”这一天，就意味着一年一度的秋季来临了。南方的“三夏”工作正交替有序地进行，北方大地仍在一片一片青翠之中。一条大江的两岸，除了农垦系统的大片小麦已用大型的“约翰迪尔”收割完毕，到处是玉米、水稻和大豆农田，并都处在灌浆的关键时刻。一条支流的河水流到这里便收住了放浪的脚步，尽情地徜徉，滋养着一片偌大的、闻名于世的湿地自然保护区，草色葱茏，白鹤依依，蓝天白云下游人如织。眼下正值暑假的尾声，学生们抓住最后的机会，从家长那里拿来少量的现钞，再毫不费力地伸伸手，抑或家长主动地向他们的“花钱机器”——随身携带的银行卡上打进足够的额度，学生们的旅游梦就变成了现实。北方的学生都飞往南方了，来这里的学生游客大都是南方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个刚刚富裕起来的国度，也许人们太想远走高飞，身边很多的旅游胜地近在咫尺，也无心去光顾，而是舍近求远，非要去“海角天涯”。假设能够实现一次港澳游更好。当然，家长支持能够出国到“新、马、泰”，甚至欧洲，那就是返校时再好不过的炫耀的资本了。不过，在穿戴五颜六色旅行装的队伍里，有一对年轻人却与众不同，他们的家就在附近，距离湿地自然保护区也就十公里的路程。那里到处是庄园，庄园里种植着葡萄和李子，间或有少量的樱桃、黄杏、沙果、桑葚和苹果树点缀其间。按说，现在正是

葡萄打杈、李子即将上市的时节，这样一对年轻的农家夫妇不会有闲空到湿地来看丹顶鹤的放飞。可是，年轻人的脚步，哪能是季节可以阻挡得住的。一年前，当他俩还是一对高中生的时候，男生夏小林就答应女生李丹，说自己家距离闻名遐迩的世界大湿地仅有一箭之地，环境非常优美，将来带她出去旅游的第一个地方一定是到湿地看丹顶鹤放飞。他还炫耀说这片湿地的丹顶鹤世界第一多，全世界共有丹顶鹤十五种，中国有九种，这里就有六种。李丹是农村孩子，母亲早亡，父亲抚养，在乡下初中毕业后，被父亲花钱送到市里读高中。可与花季少女一样，她也是一个梦想满天飞、多愁善感的女孩。当她对大眼睛男生夏小林产生爱慕之意后，毅然摆脱了寄宿学校的形单影只之苦，不再垂青枯燥的高中课程，而移情别恋，朦朦胧胧，不能自己的，与夏小林双双坠入爱河了。

现在，他们成为一对年轻的夫妇。小林兑现诺言，带她到这个世界级的湿地保护区旅游。

“天上有龙，你信吗？”看完丹顶鹤放飞，玩累了，两人躺在四周芦苇荡包围的池水边，望着鱼儿游玩，听着鸟儿啁啾，小林问。

“我不信。”李丹答道。

“我信。”小林肯定地说，“而且有白龙、青龙、黑龙、黄龙、秃尾巴龙……很多很多龙。”

“秃尾巴老李我知道，小时候，我妈给我讲过它的故事。传说农历六月初六是秃尾巴老李的生日，每逢这天，它的家人都要把它那段留在家里的龙尾巴拿出来晒一晒，后来就演变成了民间晒衣日……”

“你知道这片湿地是咋来的吗？”

“不知道。”

“也与龙有关！”

接下来，擅长讲故事的小林，又给新婚娘子讲述了一个神奇的传说——很久以前，这片湿地曾是一片盐碱地，土地贫瘠，有一个小村子艰苦不堪。有一天，疾风顿起，乌云蔽空，石走沙飞。半个时辰过后，云散风定，天空骤晴，酷日如火，随着阵阵哀鸣，一个庞然怪物从天空中扎落下来。人们惊慌不已，纷纷关门闭户。这时徐大胆提着木棍赶去察看，发现一条巨龙扎落在干涸的地上。村里人闻讯，纷纷赶来围观，只见巨龙明目如珠，双角高矗，锋利的龙爪深深地抠进干裂的土中，龙身数十丈，粗如几人合抱不拢

的老榆树，上面布满簸箕大的鳞片。那巨龙双目垂泪，挣扎着曲摆首尾，欲飞不能，仰天叹望九霄。一位银发长者告诉大家：“龙是水性天神，能为人间行雨造福，大家赶紧搭棚浇水，救它脱凡归天。”于是，人们凑集了很多木杆和被褥，给巨龙搭了一个巨大的凉棚，还从远处担来清水浇在龙的身上。可是由于天气燥热，巨龙身上鳞片开始脱落。众人心急似火，纷纷流下了伤心的泪水。乡亲们的举动感染了天上的“百鸟仙子”，她派丹顶鹤率领白鹤、白头鹤、白枕鹤、灰鹤、蓑羽鹤、大天鹅及众多小鸟飞到人间。它们展翅盘旋，为巨龙遮日蔽荫，呼风唤雨。不出几天，浓云压顶，电闪雷鸣，顷刻暴雨狂泻、洪水猛涨。巨龙得水后，一跃腾入高空，随后俯首下望，曲身拱爪向救它性命的人们点首三拜。人们欢呼跳跃着为巨龙送行。巨龙飞走之后，奇迹出现了。人们发现在巨龙飞起的地方，竟成了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泡子，泡中鱼虾丰盛，荷花、菱角花芳艳诱人，周围被龙尾扫过的地方还长出了茂密的芦苇。从此，这里成为风调雨顺、物产丰富的宝地，丹顶鹤便留下定居了……

夏小林喋喋不休，把李丹带进了丹顶鹤的仙境。小林继续说：“传说过去一对丹顶鹤正在热恋之中，它们在自然保护区生儿育女，享受着动物世界的天伦之乐。突然有一天，雄鹤被一个可恶的猎手击中，成为了人类的餐中美食。雌鹤夜夜凄鸣，召唤自己的夫君。后来，虽然知道夫君已经不可能再回爱巢，可是雌鹤终生不再改嫁。听说丹顶鹤对爱情都是忠贞不渝的！”

听了如意郎君美妙而神奇的故事，李丹如醉如痴。可小林突然以忧郁的口吻对她说：“咱们九连的李子年年被砸，听说都是秃尾巴老李搞的鬼！传说秃尾巴老李的母亲误吃了树上的神李果，怀孕十四个月生下了它！”

“真的吗？”李丹睁大了原本不大的眼睛。

“九连老百姓都这么认为，说秃尾巴老李是孝子，每年都回五大连池黑龙潭给母亲上坟，并且知道自己是母亲误食李子所生，所以年年走九连李园这条路，经过时电闪雷鸣，下一场雹子！”

“不会吧？”李丹疑惑着。

“千真万确！五大连池还有个黑龙庙供它呢！”

“没事儿，我也姓李，当了九连的媳妇，说不定今后秃尾巴老李就能网开一面呢……”

二

从盛夏到初秋，天气异常的风平浪静。这倒使夏富贵，这个被乡亲们习惯称作“夏小鬼”的果农，心里越发紧张起来。早晨三点钟，他被一阵风声从梦中惊醒，急忙起床到窗前细听外面的声音。外面漆黑一片，没有了蚰叫和蝉鸣，只有狂风的嚎叫声，树叶唰唰的摇动声，他的心不禁一阵阵颤抖。心里默念着“起风了，起风了”，然后在墙角那个破旧的沙发上稳坐下来，六神无主的样子却迟迟挥之不去。

绝大多数人对于一场平常的夜风会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甚至个别人还会产生浪漫的情怀，以《夜风》为题作上那么一两段诗歌。可是对于夏富贵而言，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因为他的十亩地庄园里种植了上千棵李子树。目前正值李子挂红，即将收获的关键时刻，如果遭遇一场风灾，抑或该死的暴雨冰雹天气，一夜之间，一年的劳动成果就会毁于一旦。自从他购买了庄园，这样的惨剧已经发生多次了。

前年，他刚刚从房东手里盘下这片庄园不久，在李子长到手指肚大小的时候，狂风大作，一场冰雹不期而至。满园的青果被蹂躏得伤痕累累，像被天公烙刻上了耻辱的图案。果熟上市之际，鸡蛋大的“三号”李子，因为有疤痕而被水果贩子挑三拣四，再说用不了几日红透的李子就会在图案处开始腐烂，致使价钱大打折扣，还卖不上土豆大白菜的价钱。到市里水果市场批发的话，便宜时每市斤只卖到两毛钱。扣除纸箱费、进场费、烧油费，以及管理李园的农药费、粪肥费、电费，入不抵出，还白白搭上了人工费、精神损失费。要不是夏小鬼机灵能干，另外抓了二十头生猪来养，包种了五亩茄子，二亩红小豆，并且都卖上了好价钱，他这捉襟见肘的日子真是无法维持。那一年，儿子小林读初中三年级，虽然庄园距离江城这所中等水平的学校只有不到十几公里路程，并且通了客车，交通便利，可是孩子城里城外地来回颠簸，有时还下地帮助干农活，对儿子学习有一定的影响，因而成绩一直徘徊在中下游，他就一狠心把孩子送去寄宿。他想，自己出身农村，家里兄弟姊妹七个，全是农民，两个姐姐在老家农村找了婆家，哥五个好歹都娶上了媳妇，四个哥哥拖家带口到外地打工，靠出苦力维持生计。作为老儿子，父母给自己张罗着娶上了媳妇，开始那些年只能守在父母身边，一面打理自己

和四个哥哥留下的承包地，一面照顾年迈的父母。二老相继去世之后，种地收入实在少得可怜，他也开始外出打工。留下媳妇带着儿子在家伺候那几亩承包田。种地收入虽然少，可是守家在地，倒也自在。外出打工，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不知何处是长久的落脚之地，又不知何时是归期。他一开始没有经验，先是到几位哥哥打工的地方走一走，比如天津、沈阳、河北，还有京城，都在郊区，住的皆是清一色儿的棚户区、贫民窟，干的是又脏又累的建筑活。他起初也跟着二哥在沈阳干了一阵子，可是他发现那活不是人干的——天放亮就上墙，眼擦黑儿才收工，像狗似的伸个舌头哈哧哈哧一干就是十六个小时，为省钱晚上还要住新建楼房冰冷返潮的地下室，兄长们习惯了，他却受不了那辛苦，心想挣钱不多，费力不少，再落下一身毛病得不偿失，就找个理由拿了路费回了老家。可他一心想发家的梦想却一直没有泯灭，于是到处打探消息，寻觅能干的营生。听说村里有个邻居在江城郊区的农场混得不错，买了庄园，种树、养猪有了可观的收入，他就找来电话联系。夏小鬼人机灵，话也说得恰当，邻居就答应帮助他联系活计。不久邻居给他找到了看护庄园的差事，说一户庄园的房东年事已高，被姑娘接去沿海的一座城市养老了，看护庄园的条件是不给工钱，但是白住房屋，十亩地的果树收入亦归看房人所有。夏小鬼哪肯放过这千载难逢的上好机会，他将老家的地全部承包出去，领着老婆孩子旋风似的来到这片到处李林遮蔽的隶属农垦系统的庄园；一干就是九年。九年里他与媳妇兰香种树、养猪、包地，冬天农闲时还外出打些零工，渐渐地积攒了一些家底。开始，开春的时候，或者秋天李子熟的时候，房东老两口还步履蹒跚地回来那么一两次，问问这，问问那，看看这，看看那，见夏富贵两口子把庄园伺候得井井有条，每次都放心地走了。后来，房东老爷子先走了，老伴感觉这片园子是伤心之地，忌惮睹物思情，再说年岁大了也无心顾及，就在电话里向夏富贵表示了出卖庄园之意。要是往前仅仅推两年，夏小鬼都不敢想自己出资买庄园。现在，他居然与房东老太太在电话里讨价还价啦。由于房东老太太居住遥远，消息闭塞，不晓得这几年江城的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也带动了郊区庄园价格的上涨，而是还停留在原来的思维里，因此起价十分的低廉。加之夏小鬼对这片庄园早有觊觎之心，这些年有意无意与房东老太太进行了很多感情投资，把老太太哄得几乎折了一半的价钱，就将庄园卖给了她曾经的看园人。由于庄园买得便宜，夏富贵几乎没怎么举债，就拥有了自己的庄园。从此两口子有自信

了，具有农场职工身份的坐地户，还有南来北往，先后落脚到此地谋生的邻居们，都更加高看他们一眼，他们对李子树自然比原来伺候得更精心，更投入。虽然寄宿费用高，可他还是将儿子寄宿在学校，并暗暗梦想着将来儿子出人头地。买下庄园的头一年，李树遭遇了冰雹，李园没有获得好收成，可是靠包地养猪，日子还勉强维持。

去年，小林升高中了。他咬牙凑齐了所谓农民工子女的贡献费而非择校费——在一家木器厂为学校购买了几千块钱的桌椅，然后将提货单交到一个中介机构，在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再由中介机构利用这实际是农民工子女的择校费购买的桌椅，集中为学校更换一批新桌椅。至于学校正常更新桌椅的费用如何使用，就不得而知了。夏富贵心里想日子再怎么艰难也不能让儿子辍学。他和兰香还是拼命地包地、养猪，伺候果树。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李子又遭遇了一场雹灾，秋天李子熟了摘些到水果市场去卖，水果贩子们趁火打劫，都以李子遭遇冰雹容易霉烂为由，给几个钱就把货卷走了。年年遭遇冰雹袭击，当地人甚是不解。说来也是怪事，冰雹只是袭击这片庄园的周围，宽度范围不超过一公里，打的是一趟线，西南东北方向，超出这个范围皆风平浪静，几乎年年如此。当地百姓分析说，这里是秃尾巴老李回家上坟的必经之路，每年都要在九连走一次，走过之处狂风大作，冰雹成灾。一些当地农场的职工对此还深信不疑，讳莫如深，隐瞒着真相，很多都草草将庄园卖到外地人手里，自己则另谋生路去了。

如此看来，夏小鬼对初秋的夜晚心有余悸，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三

其实，像夏富贵一样对初秋夜风的恐惧感，几乎覆盖了所有“庄园主”的心灵——尽管这里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在当地一些由农垦职工形成的果农抑或菜农心里，这里本来是当年北大荒拓荒团给他们留下的维持生计，生儿育女，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栖息之地。农民之于土地的感情，如同企鹅之于南极，小鸟之于树林，工人之于工厂，无可厚非，无需大惊小怪。可是由于常常遭遇风雹灾害，随着许多农垦职工对庄园进行流转，抑或靠老保生活，抑或另谋出路，“庄园主”的成分十五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像夏富贵一样从江城农村迁到这里，很多城里人也陆续掺杂其中。

早在十五年前，这里还是人烟稀少的时候，就有城里人在农场职工手里廉价购买耕地的三十年使用权，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当时公交车尚未通行，这些城市的“淘金者”便骑着摩托车，一溜烟似的奔忙于城市、郊区之间，像幽灵一样。不得不承认，当年城里有如此远见卓识的人微乎其微。

庄园身后的这座江畔之城，改革发展如火如荼。人们在发展中拼搏、竞争、合作和欺诈，并享受着改革开放的红利。俨如一个一夜暴富的穷光蛋，除了粗糙的皮肤，曾经风吹日晒的皱纹无法去除，其他都在脱胎换骨，发生着质的变化。说话语气加重了，明显有了自信和底气；步伐稳健了，处处显示着成功后的洋洋自得。由于饮食上的无节制，山珍海味，大鱼大肉，还有乐此不疲的宵夜烧烤，一杯一杯形似暖瓶的扎啤，使原本缺油水的肚皮很快就滚圆无比，不得不将腰带扎到肚脐眼以下，有意凸显着“将军肚”，并以此为美，成为这座发展之城大街上的一道风景。

整座城市的饮食娱乐业史无前例的兴隆，火锅店、烧烤店、活鱼店、杀猪菜馆，洗浴、桑拿、汗蒸、泡脚、按摩房……雨后春笋般地崛起，闲暇时的麻将声、唱歌声、碰杯声不绝于耳，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因为江城地处边疆，天高皇帝远，加之寒冷天气镀得人性情粗犷豪放，素有能吃好喝讲究义气之习。十几年下来，很多人喝坏了肝肾、脾胃和心脏，“三高”人群不断攀升，亚健康人群成倍地增长，各大医院人满为患，体检中心体检的集体络绎不绝。在小三们美貌细语的诱惑下，很多家庭破裂，一对对曾经恩爱的患难夫妻分崩离析，形同陌路，从此爱已尽，恨无涯。

一切都证明，一场改革开放给江城发展带来的磁力正在无限地释放着，很多外县的生意人、乡下的打工者，都在涌入这座城市，寻求发财之路——这当口，谁会反其道而行之，从里向外，突破围城，去城市郊区寻求一处淘金之地？众人皆醉我独醒，我们不能不佩服地断言，这样一些人的确具有超凡脱俗的气质和远见卓识。也许这些人具有各种缘由和苦衷，不论如何，他们成了来到这片庄园最早的一批人。随后，十几年的工夫，这个在农垦系统沿用兵团番号排序叫作九连的地方，在近千户职工中，足有六百户将承包地转让给了外来户，其中三分之一被城里人所占有。开始，在周围一片发展经济的渲染下，场部对职工偷偷地转让承包地顾及不暇，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喝上城里人的一杯酒，抑或抽上城里人送上的一条“红塔山”，不仅私下里的买卖耕地行为无人追究了，甚至有的场部管个三

章六印的“大员”，还帮助“地主”意识很强的城里人办理了过户手续——尽管所谓的房产证很不正规，只是盖有场部印章、允许占用几分耕地建设一般的生活用房，抑或建设发展养殖业畜舍的红本本，抑或是与底案并不相符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可这里的人们都视其为宝。有无签上自己大名的房产红本本、紫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成为是否真正拥有“庄园主”身份，甚至提高转让价格的主要依据和象征。

九连距离江城不足十公里的路程，是典型的城市郊区。江城这座地级市通往省城的公路从其腹部穿过，出城第一个、入城最后一个收费站就设在九连。因此，九连虽隶属农垦系统，可是倚仗江城发展果蔬经济的地缘优势显而易见。

一九九七年这里搞土地经营承包的时候，家家户户种植的蔬菜基本都是黄瓜、辣椒、茄子、西红柿、萝卜、大白菜、卷心菜、大葱等，很多还盖起了蔬菜大棚，蔬菜早早下来就运到城里的早市换取生活费。与归属地方管理的其他郊区菜农并无二致。可是几年下来，种菜的职工发生了几次小小的纠纷，导致转栽果树了。

我们清楚，北大荒农垦系统的耕地大都是成片成片的，一望无际。九连毗邻江东岸大平原的湿地沼泽，土壤皆是水流淤积和狂风夹带沙尘，卷入这里的沙土。现在看上去到处是李林屏蔽，茂密障目，当年却是飞沙走石，风灾不断。常常是玉米等农作物不过膝盖高，就被摧残得七零八落，惨不忍睹，改种蔬菜也厄运难逃。同时，因这里宽广通透，承包田一眼望不到头，当时每户分的十亩地，一条垄达一亩地，奇长无比，给人们犁地提出了考验。不论用马犁，还是用拖拉机，难免“龙摆尾”，曲里拐弯，弄得不是左边占了张家的地，就是右边占了李家的地。乡里乡亲的，开始大家都没太在意，赶上红白喜事的场合互相喝杯谅解酒，承诺下年纠正也就完事大吉了。可却偏偏发生了下一年不但不纠正，反而越占越多的情况，有的甚至发生了稀里糊涂就占去足足一条垄的事情！一条垄就是一亩的耕地，邻家忍无可忍，咬住说是故意占地，老账新账一起算，纠纷便一次次无可避免了。场部的头头脑脑为此烦恼不已。

在一次职工大会上，有人提出重新划分承包地，从中间断开，缩短一半的长度，得到了一致通过，转年开春便抓阄重分了。从中间截开后，每户原来的十条垄变成了二十条垄，仍是十亩地，只是长度缩短了一半，宽度增加

了一半。从此犁地距离短了，就避免了互相挤占耕地现象的发生。后来，为了防治风沙，上级决定在这里开展果树种植试点，发现九连承包户的耕地方方正正，如同方盘上的豆腐块，适合建庄园。于是这里摇身一变，清一色儿栽上了果实水灵、香甜、个大的“绥满三号”李子树。由此，十亩地一户的庄园就形成了。同时场部每户批准三分地，统一规划，在庄园李树林里建起了一排排用于生活的红砖房，这样就有了现在的一家一户、独门独院的庄园格局了。

四

九连的李林，像是辽阔的江畔平原之上，生长出来的一绺胡须，引来一箭之地外湿地保护区里的各种鸟雀，到这里新觅了一个天堂般的家园。平素乌鸦、喜鹊、野鸡、麻雀四季不绝，小满时节则飞来数不胜数的鸟类，在林子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与此同步的是，八方人士也陆续聚集于此，掩藏在庄园要么颐养天年，要么做着发财梦。公路旁的种子化肥农药等农杂商店，也日益多了起来。每到春雪融化、备耕农忙之际，关门歇业了一个冬天的农杂商店门前，日渐人嚷马喧。闲了六月有余，筋骨都呆紧了了的果农，一朝行动起来，浑身的关节“嘎巴嘎巴”脆响。他们骑着“嘎吱嘎吱”三响的自行车、倒骑驴，顶着蓝烟“突突突”地驾着农用三轮车、四轮车，下了公路，从四面八方云集于农杂商店门前，满身粘着泥土，络绎穿梭，进进出出，依据在家炕头上掐着指头盘算了一冬的种植计划，购买所需的农用物资。

这天，是一个双休日。在这朴实而辛劳的人群里，突然来了一对城市夫妇，汇入了这股农耕的潮流。因为是大忙季节，加之城郊人杂，他们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这对夫妇穿得整整齐齐，每次来都进入门市最大的一家农杂商店，像在家宅久了的孩子，见什么都新鲜，看这看那，问这问那，打听个没完。见是城里人，老板娘和雇来的服务员格外眷顾，不管闲忙，有问必答，并且每回答一次，这对夫妻都无限感激。他们说明庄园耕种所需，女主人就推荐出几样，五颜六色地摆在柜台上，或瓶装，或袋装，并一一介绍，最后总能商定一种。他们并不多疑，付了钱还被老板娘甜言蜜语地抹了零头，便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每次都是如此。

这一对夫妻，女的叫尹红，是江城某移动公司的业务员。男的叫方知，是江城一所省立林业大学的副教授，早年毕业于省城一所师范大学。按说，他这位农家子弟，正当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不应该产生购买庄园的想法。为这事，他还与妻子尹红争论了好长一阵子。

“我想购买一处庄园。”一天，教授刚从书店回家，腋下夹着一本书说。

“买庄园？你的脑袋是不是出了问题！”尹红用她一向心直口快的风格揶揄道，“现在人们都住高层，前几天陪一个姐妹去看高层，建得可漂亮了，在湖边，价格也不贵，四千元起价，最好的楼层也不过四千七百元。咱们可以办理按揭贷款，咱俩的工资除了供孩子上学的费用、生活费，足够还贷款了。我看可以考虑。”

“在发达国家住高层是贫民窟，有钱人都去郊外购买庄园和别墅。”看来，教授为此早有思想准备。“你看我买了一本什么书，《浮生六记》！”说着，换上拖鞋，来不及脱外罩就在客厅给尹红读起来：

“时方七月，绿树阴浓，水面风来，蝉鸣聒耳。邻老又为制鱼竿，与芸垂钓于柳荫深处。日落时，登土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联吟，有‘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之句。少焉，月印池中，虫声四起，设竹榻于篱下。老姬报酒温饭熟，遂就月光对酌，微醺而饭。浴罢，则凉鞋蕉扇，或坐或卧，听邻老谈因果报应事。三鼓而卧，周体清凉，几不知身居城市矣……芸喜曰：‘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姬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

“你念的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听不明白！”尹红说。

“这是清代文人沈复写的《浮生六记》之一‘闺房记乐’。”方知兴致勃勃地坐在沙发上，紧挨着老婆解释说，“沈复娶了一个青梅竹马的表姐，叫芸娘，很有才华，会作诗，喜欢桃源生活。一次沈复带她到郊野一个居住着老两口的池塘边游玩，住了十天，饮酒赋诗，垂钓听蝉。芸娘十分喜欢，对沈复说将来要是能买一个十亩地的菜园，雇人种上瓜果蔬菜，你作画，挣些钱填补家用，我做针线，有情致时陪你饮酒作诗。虽然是粗茶淡饭，但能快乐地白头偕老，神仙一样的日子，不必去远处旅行。”

教授接着说，“古代文人，大凡心底都有一片宁静安和的桃源。那可以是黑暗中挣扎的一份慰藉，可以是山穷水尽的柳暗花明，也可以是求索不得后

的一条退路！咱们现在不愁吃喝，就一个女儿，将来买一处庄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过过‘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的乡野生活，此生何求！”

“你书教得好好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不是挺好吗？再说人家都在攒钱买高层，你可倒好，要去买庄园种地！你歇歇吧，反正我不同意，要买你买，去找你的‘芸娘’，去住你的庄园别墅，我和姑娘就呆在城里，过正常人的生活！”

尹红一句话，给方知的建议判了死刑。

方知知趣，没再出声。可是方知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这些年一个人从农村考学出来，现在晋升到了林业大学的副教授，也是比较年轻的。他的骨子里长满了新观念、新思想。他经常与学生提起的一句名言是“优秀的人改变生活，伟大的人改变观念。”大学教授的工作相对自由，除了一周几次在学生面前的慷慨激昂，其他时间如果不是做研究，剩有成块的时间需要打发。况且还有几个月的寒暑假，浪费了让人可惜。

方知在大学读书时就是诗社的成员，对诗歌理论有一定的研究，又有一定数量的诗作，可发表的不多，大多数习作都压在箱底儿，他对拿出去见人的诗作要求很高，他认为那可是一个人的脸面。这些年忙于教学，养家糊口，赡养乡下的老人，以及为了获得“副教授”头衔，便将诗文爱好搁置了，用他对尹红的解释，就是一心一意地干“正事”。

时光在忙碌者的指尖飞逝而过。转眼，方知和尹红都年过四十。方知发现自己的鬓角有了白发，女儿方卓撒娇时还搂着脖子为他挑。用方卓的话说就是用老爸的白发当礼拜天过。现在的学生学习太紧张，好不容易有一点放松的时间和心情，方知咬着牙享受着女儿“一二”地喊着口号为他清理白头发的幸福。

人过四十天过午，方知感觉到了自己的衰老。过去，为了干“正事”，他大学毕业后教了十五年的林学课程，凭借农家子弟身上脚踏实地的那股韧劲儿，教学和科研在考核中经常能达到前三名。否则，他也不能脱颖而出，年纪轻轻就晋升了副教授。名利双收，可谓意气风发，完全可以再展宏图，得陇望蜀，将来晋升教授。为此方知也进行过多次预想，并将自己与副教授们一一对比。他发现自己的资历实在太浅了，前面排号的人太多，起码五年内还轮不到自己。另外，要想拿到教授的位置，除了资历，现在的人际关系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那可不是三包粽子两包糖就能过关的，眼下请客送礼风